

負傷的治療者

從事跨文化宣教已婚的夫妻，為了在事工中有效地服侍，需要有一個健全的婚姻。當然，每對夫妻都有他們需要成長的地方，而他們也會在彼此之間、和家人關係及事工中，經歷許多好與壞的時光。有心地經營及良好的溝通，夫妻之間花時間相處以及來自書本及朋友的支持，對他們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對很堅強及很相愛的夫婦來說，在宣教場地或是其它地方一起服侍也會在他們的關係中，經歷重大的掙扎。但是當夫妻是帶著他們未解決的問題及掙扎來到宣教場地時，所造成的結果會是很悲慘的。同工隱藏的秘密危害其健康的生活及事工。

神的事工一定不能毀掉神的工人——從事跨文化工作的夫妻需要有健康的婚姻，這樣才會有得力的事奉。每對夫妻當然都有需要成長的方面，這些方面交織在一起就會導致兩人在夫妻關係、家庭和事工中有一些起起伏伏。夫妻雙方有意識地建立良好的溝通，安排兩人共處的時間，或通過書籍和朋友汲取幫助，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非常穩固和健康的夫妻關係，在宣教禾場上，或是任何其它地方，都有可能經歷很大的掙扎。然而，如果夫妻二人在進入侍奉之際仍帶著一些無法解決的或不為人知的重大掙扎，其結局就可能是災難性的。我們的隱秘處健康了，我們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牧師”，電話中傳來來自地球另一面的聲音，“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的丈夫正在隔壁，和那個單身女宣教士同居廝混。”

珍妮聲淚俱下，開始向我講她的事。他們第一次來到了禾場時，被安排在一個非常艱苦的宣教站，離他們最親密的同工大約有幾百英里之遙。距離他們最近的同工也是在一百英里以外。那裡沒有電，也沒有流水。丈夫福德和所有初次上任的宣教士一樣，全心投入了事工，而且幹得很不錯。他還打了一口井，為自己的家發電。但此時，他們原本就不堅固的婚姻，因禾場上侍奉的重壓而開始出現裂痕。如果他們待在家鄉，夫妻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好一些；但這裡卻是異國他鄉，又處在緊張的侍奉中和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們的婚姻開始慢慢走向死亡。

在那段時間裡，珍妮還和當地的一個信徒發生關係，懷上了一個孩子。於是，丈夫聯繫了一個當地的醫生為她做流產。那個醫生很不情願地為她做了流產。他們的侍奉期

滿後，回到家鄉度一年的長假。那一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婚姻已經完了；只有他們的輔導員提供了一個簡短的報告，表示他們的婚姻需要改善，但並沒有提到什麼嚴重的情況。所以，他們的機構和教會後來又把他們差派到原來那個地方。

在宣教的第二階段，一個來自他們家鄉的單身姊妹加入他們這個團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做丈夫的和新來的女宣教士開始彼此吸引。這成了他們三個人之間一個公開的秘密。他們共進晚餐，他會留在她家裡，幫忙打掃，甚至和她待到很晚。有時候他要到凌晨天將破曉的時候才回來。

幾個月過去了，珍妮每晚都獨自躺在床上，流著淚入睡。對於她來說，打電話告訴他們的牧師需要極大的勇氣，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跨文化侍奉的夢想將完全破滅。她也會因打小報告而再次被丈夫斥責，還要承受丈夫的惱恨和怒氣。在極大的痛苦中，她感到必須得跟一個信得過的人談一談。於是，她給牧師打了電話。

她的牧師請求機構允許他馬上飛過去與他們見面，幫助他們。機構讓他先跟禾場負責人聯繫，讓禾場先出面處理這件事。因為禾場負責人正在度假，無法回來，所以他立即派助理去探訪他們。後來，這個助理告訴牧師，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大問題，沒有足夠的理由讓他們返回。幾個月過去了，絕望的妻子仍然定期給他們的牧師打電話。當禾場負責人終於在幾個月後回到這個國家時，他應邀到這對夫婦所在的宣教站去講道。藉此機會，他親自了解到這對夫妻的情況。

禾場負責人發現，情況比人所能想像的更糟糕。他馬上邀請牧師飛過來和這對夫婦見面。牧師在出發去看這對夫婦之前，先取得了資助教會的許可，讓那對夫婦飛到另一個國家，在那裡接受深入集中的輔導，然後再回國。教會同意提供所有的費用，並允許他們在那個國家休息整整一個月。

從珍妮第一次給牧師打電話到現在，六個月已經過去了，牧師這才到了禾場的總部。禾場負責人告訴他，他們已經立即請那個單身姊妹去了首都，讓禾場負責人的妻子輔導她。他們讓牧師坐了很久的車，到這對夫婦所在的宣教站與他們見面，並協助他們夫婦馬上離開那裡，到另一個國家去接受輔導。這段時間對於每一個捲入此事的人來說都很痛苦，其中包括這個家庭、他們的教會、差派機構、禾場工人、禾場當地的教會以及這位牧師。

牧師、差派機構和教會一直與這個中間國的輔導員保持著聯繫。這對夫婦所去的一個特別為牧師和宣教士建立的常駐輔導機構。在為期四周的輔導中，他們與其它幾對婚姻受傷的夫婦一同參加了小組輔導，也接受了資深心理學家給他們提供的個人輔導以及夫妻輔導。在最後的總結中，輔導員列出了幫助他們重建婚姻以及彼此和好的五個主要步驟。這對夫婦回到祖國一個月以後，教會負責人來找他們談話。差派機構和牧師也和這對夫婦見了面。然而，丈夫還是執迷不悟，不肯悔改。後來我們得知，在這對夫婦接受輔導的過程中，丈夫福德一直和那個單身宣教士姊妹保持著聯繫。教會的負責人和教會成員、差派機構以及他倆的朋友們都盡了努力，要幫助他們重歸於好，挽救他們的婚姻，但這一切都失敗了。

最後，福德和珍妮離婚，與那個單身的宣教士姐妹結了婚。同時，教會仍繼續扶持珍妮和她與福德生的女兒。後來，他們為她找到了一個工作，那個基督徒老闆對她很好，這些對她的恢復都大有助益。雖然珍妮對教會給她的幫助很感激，但她拒絕繼續接受其它輔導員的輔導。

應用

請思考以下四點：

- 首先，雖然靈性成熟是宣教士最基本的條件，但是，單憑這一點並不能說明一個人已經做好了跨文化宣教的準備。事後回頭一看，我們發現，在這對夫婦進入禾場前的預備過程中，一直都有些跡象表明他們的婚姻健康狀況欠佳。曾有一位前任牧師和一些教會成員對他倆是否已做好進入禾場的準備表示懷疑。但他們只是泛泛地表露出擔憂，並沒有特別指出他倆的婚姻有問題。然而，差派機構、輔導員和教會僅僅因為他倆表面上看是一對靈性成熟的帶領者，就都沒有放慢一步，先解決前任牧師以及其它會友所擔憂的問題，幫助這對夫婦認真做好預備。
- 第二，禾場負責人後來認識到，他們把初次受任的工人派到非常艱難的宣教站去服侍，這樣做本身就是失敗之舉。即使是豐富經驗的宣教士都會覺得這個宣教站是一個很難開展事工的地方。住在一個缺水缺電的第三世界農村環境，又沒有一個年長的宣教士扶持指導，其結果肯定是失敗的。

- 第三，在這對夫婦初次申請時，以及在他們第一階段結束後回家的那段時間裡，輔導員對他們的評估都是不充分的。真的很難想像執行評估的輔導員水平如何，也很難想像他所作的是何種類型的評估。現在，很多地方都要求對工人進行全面透徹的評估，包括他們的背景、穩定性、夫妻的身體健康情況、他們的婚姻狀況和他們的每個孩子。在這個案例中，當這對夫妻第一階段服侍期滿回國時，輔導員與他們面談後只寫了一句話的報告，說他們的婚姻需要改進，這是不夠的，也是不充分的。（我們現在知道，給這對夫婦作首次評估的諮詢小組對評估程序缺乏足夠的了解，也缺乏評估宣教人員的專業訓練。）
- 第四，宣教禾場應該對肢體關懷工作予以更高度的重視。如果我們只是差派工人去完成艱鉅的任務，卻不給他們提供教牧關懷和持續的探訪，這是不負責任的。例如在上面這種情況中，如果這對夫婦在宣教服侍的第一階段能得到當地禾場監督員定期的探訪、差派教會牧師一年一次的來訪、以及某位年長宣教士的指導，就會使他們大得裨益。然而，禾場的領導班子似乎並沒有事先建立好一套完善的肢體關懷計劃，以滿足持續關懷或緊急情況的需要。差派宣教士的教會往往會完全信任並依賴本國的以及禾場上的宣教機構來為宣教士提供充分的關懷，然而，當這兩邊的機構都缺乏人力和財力資源時，關懷事工就會落入一種“三不管”的真空狀態，無法得到開展。我們不能再停留於美好的願望和口頭的服侍了；我們必須行動起來！

我的建議：大陸的主內弟兄們，當你們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時候，請不要讓工人們的生命遭受不必要的犧牲。要照顧好他們，這樣我們就能一同聽到主說：“你這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2004 年 6 月 11 日)

出處

原文作者：[Wounded Healers, 負傷的治療者](#)

檢自：chinamembercare.com

經許可使用。

